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立石鐵臣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？當我進行這本書時，這個問題不時縈繞在腦中。從照片上來看，立石鐵臣總是面帶沉鬱，眼光望向遠方。就算是出現在團體照裡，他也好像總是無法融入其中的樣子。曾聽過這樣一個故事，立石鐵臣小時候，由於經常關在家裡看書畫圖，他的母親很擔心這個過於內向害羞的孩子，總是想辦法找小朋友來家裡跟他玩。一九三六年，立石鐵臣的朋友也曾經這麼形容他，她說他一見之下是個害羞而柔弱的男子，但看他的畫及文章，卻充滿氣概，具有將藝術殿堂的門扉穿透，凱旋歸來的膽量與才能。

我想，在立石鐵臣那總是有點彆扭、安靜害羞的外在底下，所裹覆的卻是個熱情洋溢的靈魂。或許他無法順利在人群間悠然自在，但他那有如滾熱岩漿般，對藝術與生命的熱情，卻噴散在畫布上，噴散在稿紙上，也噴散在他那漂泊不定的人生旅程中。

這樣的一個人，是偶然或是命定的出生於台灣，又在偶然或是命定的機緣下再次來到了台灣，生活於此地。如今，他的形體早已消失，但他在台灣留下大量的文章、速寫、版畫、書籍裝幀與插畫、細密標本畫等作品。他精力充沛、才能十足，面對不同的題材和素材，都能找到適當的表現方式。然而，最遺憾的是，作為一個創作者視同生命的油畫作品，卻流散世間，不復追尋。

這大概是立石鐵臣最遺憾的事情之一吧！他曾說過，在鹽月桃甫的身上，他看到了一個最孤獨的藝術家身影，其實，這不也是他最沉痛的自況嗎？他的人生被戰爭刷地切成兩半，前半半留在台灣，後半半留在日本。前半生的成就與舞台幾乎完全喪失，掉落在虛無的時空中，後半生只能無言地彌補傷痛，在孤獨中咀嚼人生的滋味。他不能不接受逐漸被遺忘的事實，在日復一日的分秒流失中，逐漸沉寂。

不過，或許是他的熱情，如同台灣的太陽一般，充滿能量、熾熱無比。即使在遙遠的時空中仍能發出微弱的呼喚聲，遙遙傳達給現在的人們。在陳舊的紙堆中，立石鐵臣靜靜地躺在那兒。我們看到了他那對台灣風土人情無比的愛情、對待生命認真嚴肅的態度、對藝術一絲不苟的真誠心靈、以及面對不同族群溫暖而沒有差別的胸懷。

這是一個出生於台灣、生活於台灣，將台灣當作第二故鄉，一個日本人藝術家的故事。